

平行世界中的独行者

——何夕科幻作品中 90 年代以来科技时代背景下的英雄主义叙事

郭凯

1 何夕科幻创作综述

2011 年，在四川成都举办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第二届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说被多次提及，这四位作家分别是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此举反映了中国科幻领域对于 90 年代以来涌现的几位“新生代”科幻作家创作成绩的肯定，当然，也是为了迎合科幻文学面向主流文学和大众读者市场的宣传需要。相对于已成为文学学术理论研究对象的前三位作家，何夕受到的理论关注相对较少，关于他的评价更多限于科幻领域内部的杂志、通讯和个人化点评，分散且不成体系。

何夕，本名何宏伟，1971 年 12 月生于成都附近的郫县唐昌镇，父母都是一家电器工厂的职工。何夕小学时开始接触科幻小说，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金涛、刘兴诗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良多。中学时期开始接触《科学文艺》杂志，即后来的《科幻世界》。1991 年，何夕于成都科技大学读书期间，在《科幻世界》发表处女作《一夜疯狂》，并开始被视为重点作者培养，期间结识了当时新生代作家星河、杨平、柳文扬等。

何夕大学所学专业为电气自动化，后担任计算机工程师，再后来为公司行政管理人员。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何夕因工作繁忙，曾中止过一段时间写作，之后于 1999 年复出，并择取杜甫诗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中

的“何夕”为笔名。因此，何夕科幻创作按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91 年至 1996 年，以原名何宏伟发表作品《一夜疯狂》（1991 年）、《光恋》（1992 年）、《缺陷》（1993 年）、《电脑魔王》（1993 年）、《小雨》（1994 年）、《漏洞里的枪声》（1994 年）、《平行》（1994 年）、《本原》（1995 年）、《盘古》（1996 年）。第二阶段，从 1999 年起，以“何夕”为笔名发表《异域》（1999 年）、《田园》（1999 年）、《祸害万年在》（1999 年）、《爱别离》（2000 年）、《故乡的云》（2001 年）、《六道众生》（2002 年）、《伤心者》（2003 年）、《审判日》（2004 年）、《天生我材》（2005 年）、《我是谁》（2006 年）、《假设》（2007 年）、《十亿年后的来客》（2009 年）、《人生不相见》（2010 年）、《汪洋战争》（2012 年）等，何夕的科幻作品全部为中短篇，大都发表于《科幻世界》杂志，并获《科幻世界》“银河奖”十余次，他的小说大多收录于 2011 年出版的《人生不相见》和《达尔文陷阱》两本小说集^①。

科幻评论者严锋指出，“步入 21 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多元重组的震荡格局。主流文学分化转向，世代断裂，而类型文学则遍地开花，蔚为大观，其中科幻文学走势强劲，大有重现 20 世纪 80 年代辉煌之势”^②。作为从 90 年代初创作至今的科幻“新生代”代表作家，何夕在中国科幻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

收稿日期：2012-04-20

基金项目：中国科普研究所“百年中国科幻精品赏析”（2012KPS10）。

作者简介：郭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是科学史与科幻文化，Email: gkwind@163.com。

的作品常常以自己的名字“何夕”为主人公，关涉科学前沿的设想和中国当下的残酷现实背景，将不断探索和追寻的人物置身其中，追问和思考其所遭遇的命运，投射出耐人寻味的美感。何夕作品涉及诸多科学领域，包括物理、数学、生物、医学、信息等，使用的故事类型亦涉及爱情、侦探、悬疑等诸多类型，内涵丰富。

20世纪90年代后，在新的科技背景下，一些被主流文学所忽视了的时代宏大命题却在科幻文学中纷纷呈现：如宇宙的“崇高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城市化进程之于人的异化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关系问题等，然而，不同科幻作家的书写方式又有差异。在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的作品中，当人物形象因充当变化中的世界的观察者和描述者而消隐了个性差异时，何夕的科幻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主人公不但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形象由于真实传达了部分底层人群的生活经验和精神诉求，引起不少读者的情感共鸣。

何夕的代表作是《六道众生》和《伤心者》，这两篇分别作为他两部小说集的开篇，在何夕作品中具有重要地位，拥有广泛的读者影响力。本文重点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并延及其他相关文本，力求全面分析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2 《六道众生》：科学理论设想的文学化表述与科技专制中的反抗个体

《六道众生》是一个关于用空间分层理论解决人口问题的故事：主人公何夕从小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某个人的幻影如上楼梯一样在空气中迈步上升走进天花板，于是被当作精神有问题的孩子，成长中受尽孤立痛苦。成年后，他在网络上搜索在幻影中看到了一个地名，立刻被神秘机构逮捕，作为疯子关进精神病院。与此同时，世界异变，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景象，如一座冰山突然出

现在热带沙漠。终于，何夕被带到科学家面前，被告知真相：作为基本物理常数的普朗克常数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六个，所以我们只是生活在六个镶嵌在一起的平行空间中的一个，为解决人口问题，科学家打造了通向其他五个世界的传送门，以星际移民的名义将多余人口送出去。然而，有两个人由于体质特殊，成为可以自由穿梭于六个世界的“超人”，其中一个是何夕，另一个则身份不明。身份不明的另一人杀害科学家，在每个世界建立邪教，妄图以自己穿梭世界的能力控制世界，并要求何夕与之合作，平分世界。何夕拒绝了这个请求，以巧妙的方法除掉了对手，让世界免于灾难，并最终启动回归计划，封闭了其他五个世界，让人类回归最初的世界。

2.1 六道世界：科学设定的空间想象进入中国当下环境的冲击

对于科幻读者来说，《六道众生》最具冲击力之处在于其科学设定的想象力，当何夕被带到五位首席科学家面前时，作者使用了科幻作品中最常见的“上课”形式，以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讲述了“六道世界”的科学原理，这个部分从叙事方法上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完全以作者的科学假想展现其想象力。

“六道世界”借用的是一个佛教词汇，但其设想建立在20世纪以来现代物理学基础上。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提出重要的物理常数——普朗克常数，用以调和经典物理学理论研究热辐射规律时遇到的矛盾。他指出电磁波的接收和发射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进行的，每一份的能量等于电磁波的频率乘以普朗克常数，从而开创了20世纪物理学领域的新的分支“量子力学”。此理论本用于电磁领域，后经德布罗意和爱因斯坦的发展，一切物质都可以表述为波的形式，能量和物质可以转换，因此普朗克常数可以适用于宇宙万物，被定义为物理学领域表述宇宙构成的基本常数之一，如小说中科学家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普朗克量子数看作一块最基本的砖，整个世界正是由无数种这块砖堆

砌成的。”而小说中设想的是，普朗克常数不是唯一的，而是有6个，所以空间中的能量分布，我们所接触到的只是六分之一，还存在于用另外五种砖构造的五个空间，分布在我们周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穿过它，却不知道，小说中科学家则发现了它们。

挑战科学前沿理论，创造新的猜想是科幻小说一贯的叙事风格。关于物理基本常数的科幻小说，西方科幻文学中并不少见，例如，强相互作用是一种基本物理常数，指它是原子内部各个粒子间的作用力，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其作品《诸神自己》中就设定了两个强相互作用力与我们的世界不同的宇宙，在这两个宇宙中核聚变的难易程度不同，恒星分布也就不同，人类可通过这种落差与两个宇宙交换粒子获得能量^[3]。又如不变的光速也是一个物理常数，在许多关于超光速星际航行的小说中，这个常数也被改变，如在普拉切特的《环形世界》中，宇宙里有一块“魔法场”，光速在这里每小时只有几百英里，这一设定后来在刘慈欣的《三体》中也出现过，降低光速的领域被称为“黑域”。而关于普朗克常数的小说也并不少，《科幻世界》就刊登过史蒂芬·巴克斯特的《猎户座防线》，这部小说中，外星人与人类作战，将某一个区域的普朗克常数调低，进入此区域的地球人单位物质的能量也就降低，使得他们的器材容易损坏，骨质疏松，难以作战^[4]。

尽管此类设想在西方小说中较为常见，但对中国科幻来说，发表于2002年的《六道众生》冲击力依然很大。科幻文学自从百年前进入中国，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特色，但总体来说，幻想多归于感性经验可见部分，如晚清科幻集中于对新社会体制的想象和各种实用性的科技“法宝”，将技术作简单的对象化处理；又如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如刘慈欣总结，幻想空间限于近未来，短期可实现的技术。真正从西方近代物理学的理论源头思考，在科幻中提出不同于日常经验的时空猜想，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新生代”科幻作家。

在此之前，中国科幻文学始终承载着来自政治的统一命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来自科学理论设想的独立美感开始有了市场，一方面，西方科学话语依然具有权威性，建立于其上的科学构想可以带来充分的现实感，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松绑解放了作家在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上进行试验的空间，使得何夕可以用一种史诗般的笔法对整个宇宙的存在状态进行设计，突破人们在科学教育中对世界存在状态的既定想象，唤起一种对宇宙未知世界心存敬畏，近于宗教的情感：那些不一样的世界就在身边的空间镶嵌着，几乎触手可及，然而与《哈利·波特》系列中镶嵌于日常空间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魔法世界不同，何夕的空间构思有着详尽的科学术语构成的解释，有着极强的可信度。更需强调的是，刊登这部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面向的读者群主要是中学到大学本科的学生，而普朗克常数的知识是中学物理的必修课，这些来自科学理论的知识话语尽管距离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经验遥远，但对于90年代后义务教育体制下的学生来说，却比日常生活话语更加接近于他们每天的阅读和思考，从知识体系内部提供了对他们所学习的权威科学话语的突破，或者说是反叛，进而形成了新的基于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为他们接受一种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英雄主义叙事奠定了可能性。

如果仅仅是展现了宏大的科学构思，还不足以解释《六道众生》的影响力，因为同时期依然有不少同类西方科幻作品在中国流传，《六道众生》的技术设想，还迎合了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复杂的环境人口压力的现实语境。何夕在后记中指出，这篇小说用以纪念即将到来的“世界六十亿人口日”，并指出，与之前发表的《异域》一样，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5]。《六道众生》中，科学家打开通往其他空间的传送门，启动移民工程，正是为了解决迫切的人口问题，因为小说中全球人口已经突破了三百亿。只需翻看小说中包括提出理论的科学家在内的全部人物都是中国人，即

可知小说中的“全球”不过是“中国”的缩影，而小说中多次涉及城市脏乱拥挤环境的描写，为全文营造出一种紧张阴郁的环境，也大抵是90年代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概括。小说中，科学家们希望以科学手段缓解危机，却治标不治本，问题暂时缓解后，人口继续上升，科学家被迫开启最后一个不稳定空间，导致异变发生，灾难降临，也表达了何夕对于国家发展模式的困境的思考：以技术去解决人口环境问题，却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欲望，后果将难以设想。而对于英雄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科学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谁来解决？

何夕的其他小说，也大多传达着这种不限于日常的人事，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方式的思考，董仁威在对其评传中指出，何夕生于农业发达的天府之国，祖父却死于三年饥荒，中国农村的沧桑历史对其影响很大，他热衷于关乎人的生计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异域》作为《六道众生》的姐妹篇，提出一个设想：人类建立了“西麦农场”，把这里的时间流逝速度大大加快，外界10分钟，农场内已过去一年，可以无限地生产粮食，然而，因农场内生物进化速度的随之变快，对人类造成了威胁。《田园》中，一个科学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转基因手法，制造出《山海经》中那样能长出稻子的高大乔木“木禾”，从此人们每种下一块稻田也就种下了一棵树，缓解了农业过度发展对森林的威胁。这些紧密围绕中国当代现实问题、却又在科学理论上不断突破构想的作品，使得何夕科幻兼具现实与奇想的两端，最终，在现实与奇想间游走的英雄主义形象应运而生。

2.2 科技时代的被损害者与反抗者

吴岩在《科幻文学论纲》中认为，科幻文学往往传达着边缘人群对于中心的权力反抗，这也是何夕科幻作品中所一贯传达的精神。《六道众生》尽管有着宏大奇特的空间构想，但何夕的故事并非只是单纯的科学论文，这篇小说所获得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

用自己的名字所塑造的悲剧英雄人物“何夕”的形象。

有学者指出，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科幻作家，早已打破了之前中国本土科幻各个时代的陈规，以先锋化的技巧进行试验，小灵通漫游未来式的乐观浪漫精神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笔下的世界已经变得黑暗、暧昧、复杂，跨越雅俗之间，在理想和现实的分界线中展现世界的复杂。在这一点上，何夕表现得尤其明显。他的所有故事几乎都发生于当下现实或不远的未来，所变化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的技术或设想，以其对读者所熟悉的现实进行入侵制造冲突。《六道众生》的主人公并非是发现六道空间的五位科学家，而是最初对此技术一无所知的、孩童时期的“何夕”，他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作为“问题儿童”被孤立。这点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在西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中，许多主人公都有着独特的心灵、与凡俗的现实格格不入、在苦难和痛苦中成长等类似特点。

然而，当小说中的何夕终于长大，决定去探寻背后真相时，他立刻被神秘的权力机构控制，关进精神病院，几乎变成白痴。由于世界的异变和同样探求真相的女警官的营救，才逃过一难，来到象征权威的科学家“五人委员会”面前。在这里，何夕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形象，科学成为了权力的象征，科学家与政治融合，拥有了对社会资源无可置疑的控制权，可以随意调动人口和经济，以规划的名义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并调动秘密警察清除杂音，平民对于上层的秘密毫不知情，所获得的仅仅是虚假的信息。何夕的命运只是特例：因为科学家启动时空门，破坏了空间的结构，使得少部分物质可以在多重世界间穿梭，而这些物质又以极小的概率构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即为何夕。何夕本应作为“杂音”被除掉，只因另一个特例人希望利用自己的能力统治世界，何夕才有了价值，并获知真相。小说中，隐含着90年代后的时代命题：当科学成为解释和改造社会的权威，成为新的专制话语，作

为社会普通公民，应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当一个人因机缘巧合获得了某些真相和能力，应当如何理智地运用这些资本，去处置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主人公何夕的命运选择，也就成为了 90 年代后，人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如何把握自己的权利与责任的问题思考。此类命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讨论多年，在科幻作品中也多有反映，一系列超级英雄题材的作品如“蜘蛛侠”、“蝙蝠侠”等，都是关于这类问题在大众文化中的表述。

主人公何夕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对手，隐藏在科学家中的另一特例人郝南村决定的，郝南村在暴露身份前，通过对话令何夕展露出了道德的底线：尽管在成长中倍受痛苦，但何夕“对世界和人的苦难不可能置之不理”，作者并没有叙述何夕受教育的过程，显然何夕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念，是作者本人和读者之间达成的共识，也是对于作品时代伦理道德教育的信任。郝南村指出，尽管科学家控制了社会运行，制造了时空混乱，但这并非科学家的错，人口在增长，科学家也只是尽自己职责而已。何夕认同了这个观点，然而如果所有人没有错，世界的苦难又是谁的责任？作者在这里并无交代，这个无人解答的问题使得整个故事充溢着悲剧的色调。最终，郝南村撕破了面具，杀死了其他科学家，利用自身穿行世界的能力，控制世界，并与何夕谈判。相对来说，反派郝南村的形象较为单薄，但他构成何夕形象的鲜明对照：尽管时空越来越不稳定，但拥有穿行能力的他可以逃避灾难，不顾别人死活。时空灾难并非因他而成，但利用这种灾难谋取私利，依然是违背道德的犯罪。何夕除掉了郝南村，并告诉了世人真相，用尽余生封闭了时空门，收获了爱情和完满的人生。作者展现了两处价值判断，一是科学家的公共决策应向公众说明，为公众谋取利益，不应以公众无知的原因对其蒙蔽；二是人应当对宇宙结构心存敬畏，不应过分攫取。这里，作者何夕最终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展现其宏大的科学想象，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擅长展现科学想象的作家刘慈欣差别很大。但正是在这种价值观中，何夕塑造了命运极具悲剧色彩，却心怀天下的英雄主人公形象。

何夕笔下的众多主人公，如同《六道众生》中一样，作为普通平民，被卷入特殊的科学事件，历尽劫难，与代表强权的科技决策者战斗。《天生我材》中，科技精英建立“脑域”，将人类大脑联机，可以无限提升智力，而平民们只能出租大脑为生，奋斗一生也比不过精英们在“脑域”几分钟学到的东西。主人公平民何夕拥有联机中仍然保持自我意识的能力，为了救一个女孩向“脑域”发动黑客攻击^[6]；《爱别离》中，主人公叶青衫拥有独一无二的免疫艾滋病毒的体质，却救不了被他感染的妻子，他尽力与医生配合研制疫苗，遭遇的是医生出于私利的欺骗和想同他换血的亿万富翁的悬赏^[7]。这些见证和亲历科技时代人类困惑和遭际的形象，在主流文学那里显得暧昧不清。而何夕作品中的这些英雄主人公，从一个主流文学所不易接近的角度去反思当代社会科技与体制交错的复杂环境变迁，去关照人类面对发展的整体困惑和身陷其中的个体的艰难选择，这些选择也许不够完美，但毕竟迈出了无人曾走出的一步。

3 《伤心者》：当出身底层的科学理想主义者遭遇 90 年代后的中国环境

如果说，《六道众生》中的悲剧英雄主人公是被动卷入科技事件的平民，那么，身在科研体制之中的人们又如何？国内外主流文学都较少触及这一领域，相关科普、报告文学受限于现实，而在 90 年代后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中，如前所述，科幻作家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时代命题，个人往往是观察者和描述者，缺乏个体化的细节描绘，在这一领域，何夕以其悲剧英雄主义的手法，创作了许多描述当下科学理想主义者生活和情感的作品，《伤心者》是其中的代表。

《伤心者》主要采用旁观视角，开篇出现的“我”只是从一个全能角度描述人物言行。故事讲述了数学专业大学生何夕的生活，何夕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夏群芳下岗，家中经济拮据，但母亲十分支持儿子的学业，虽然她对儿子的专业完全不懂。何夕对数学痴迷，并研究出“微连续理论”，这是一套艰深的基础理论，导师尽管承认其正确性，但因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没有实用的经济价值，劝其放弃。何夕痴迷理论中的美感，为坚持自己的理论付出巨大代价，一方面，他挚爱多年的女友江雪认识了与何夕师出同门，却已改行从事计算机行业成为富翁的老康，并在老康的资助下出国，最终移情别恋；另一方面，何夕为将自己的理论出书，耗尽了母亲买断工龄的钱，但书卖不出去，母亲甚至为了安慰儿子将书偷偷塞进图书馆。最终，何夕在精神打击下发疯，百年后，作为小说叙事者的科学家“我”站在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上，宣布解决了大统一场方程，使得人类可以时空旅行，而解决的关键就是当年何夕的理论。“我”时空旅行的第一站是观察何夕生平，于是有了这个故事。

《伤心者》讲述的是一个中外读者耳熟能详的数学家天才在孤独中被埋没，但成果终被认可的故事，这一故事类型，在中国有徐迟所著，讲述陈景润生平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在西方，有讲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学家纳什生平的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这类故事主要表现两方面，一是数学家与周围的艰苦环境搏斗，永不放弃的精神；二是展现数学世界本身的美丽，故事结尾，凸现他们成果的科学价值，赋予两个部分以充分的意义。然而在《伤心者》中，几乎没有表现“微连续理论”本身的美感，小说涉及数学细节部分全部一笔带过，所展示的仅仅是大学生何夕的奋斗和他所遭遇的困境。这样一部看似有缺陷的数学家传记，却成为了何夕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伤心者》的艺术感染力，源于作者笔下细致入微的生活描绘和对于作品目标读者群

心理的准确把握。

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时，尽最大努力融生活经历入小说，文中随处可见一些与主题几乎无关的细节，如开篇写何夕在C大图书馆读书，介绍C大原是两所大学合并，以及两个校区学生对合校的反应。这个中国世纪之交大学扩招并校风潮中常见的景象，十分准确地反映出当时教育界的面貌。又如，何夕已下岗的母亲艰难地与小贩讨价还价遭遇的白眼，以及她资助儿子出书“买断工龄的钱，一年九百四，我二十七年的工龄就是这个折子”，更是将90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大批国有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的困境写足。不管是高校强势学科与弱势学科间的老师经济条件的差异，还是主人公恋爱期间娱乐和聊天内容的细节，这部小说都无懈可击。如果忽略掉小说末尾一段百年后的回顾，《伤心者》几乎就是一部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并且描述的是其他类型当代小说很少触及的领域：在高校扩招、学术商业化的过程中，那些出身下岗职工困难家庭的优秀学生，如何能够坚持他们纯粹的学术理想？这个群体面对父母的期许时承担多大的压力？在面对爱情问题时，能否摆脱经济困难的魔咒？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成于1976年，而那个年代数学家面对的困境与今天何夕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作者不动声色地将现实话题书写进一部科幻小说的框架，以现实的残酷事实去夯实科幻小说的真实感，这很类似于严锋对刘慈欣《乡村教师》的评价：刘慈欣对于贫困乡村中教师的生活描绘得无比细致，当进入科幻的宇宙部分时，这个教师的意义“也被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一个在非科幻文学作品中难以企及的尺度”。

对于主要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科幻读者而言，如果说刘慈欣《乡村教师》里的贫困乡村仅仅是一种陌生和好奇想象的话，那么何夕的《伤心者》几乎就是他们身边的现实生活。由于中国“科幻迷”的阅读面有限，《伤心者》可算是他们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同时满足描述

他们周围生活细节和科学理想困境的不多的文艺作品。《伤心者》因此所唤起的强大情感共鸣也正源于此。那么《伤心者》中理想主义的意义，又是如何表述的呢？

在小说结尾，当百年后“我”用时间旅行通道，向观众们展示当年何夕的人生时感慨：

“我不否认对何夕那个时代来说，《微连续读本》的确没有任何意义，但我想说的是，对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多讲求回报的，你不应该要求它们长出漂亮的叶子和花来，因为它们是根。”^⑧

花叶与根的比喻已成为作家何夕的名言，中国的“科幻迷”几乎人人都能背诵。在他的小说之前也曾出现过，是关于一个外国人形容他们国家的状态，说他们国家之所以富强，不在于那些看得见的经济领域，而在于“根”。在这里，“根”指的是基础科学，在学术市场化的90年代的中国，真正踏踏实实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小说中何夕的导师刘青劝阻何夕时说，他曾经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放弃了，他可怜何夕，实际是在可怜自己。80年代那种青年学生梦想成为科学家，振兴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学生真有人热爱科学，不过也是可以快速获利的实用部分。在这里，作者将何夕的个人悲剧，上升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科学在国际市场化浪潮中覆灭的民族悲剧，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当代科幻接续上了从晚清到“五四”以来的救国传统，并通过个人命运的戏剧化悲剧展示了出来。

小说结尾处，百年后“我”的发言可谓点睛之笔，通过“我”进行时空旅行观察何夕生平，小说之前的第三人称旁观视角突然被颠覆掉了，成为被后文中的“我”亲身观察的内容，叙事上开始与第一人称难以区分。时空旅行这一科幻文学特有的构思形成了一个叙事试验，而这个试验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依靠文中何夕的“微连续理论”，尽管小说的内容现实而沉重，作者在叙事结构上却做到了先锋而轻灵。

何夕作品中，提出优秀科学假设、却不被

世人理解的悲剧英雄，屡见不鲜。《缺陷》中的物理学研究生林欣，因为提出了导师大统一场理论的反例，不被认同，终于被逐出师门，并痛失所爱，他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培养自己的孩子，使得他拥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然而和孩子都不得善终。《田园》中的何夕，也是为了研制能够生长乔木的“木禾”，离开了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脑域”经济领域，在没有科研经费的困境中挣扎。何夕作品主人公常以自己名字命名，并表现出对于自己信念的强烈认同，这些悲剧英雄主人公的形象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们确实继承了中国文学“怀才不遇”的青年形象，并与“五四”以来的科学救国传统和中国当下经济环境融合；另一方面，也对科学机制本身的合理性提出反思：当一个青年提出挑战原有的理论框架时，科学体制如何区分荒诞不经异想天开的“民科”妄想，与真正天才的建设性创意？评价标准由谁决定？这种评价标准是否真的客观公正，不受评价者利益、科学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影响？它背后触及到的，实际上是关于当代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前沿艰深的理论问题。在这一点上，何夕的悲剧英雄实际上引领读者对科学领域运行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这些话题使用了主流文学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但触及的问题内容是全新的，几乎是主流文学不可能触及到的。

4 结语

前四川科普作协主席董仁威曾将何夕定义为“中国言情科幻第一人”，但首先，“言情”更多是一种商业化类型文学的标签，而不是一种学术化的归类，这种划分切断了何夕的作品与时代背景和当下科技、体制、社会的联系，其次，爱情因素在何夕的作品中并非首要因素，何夕作品中虽然常涉及爱情话题，但往往并非作品主线，近来曾有大学生将《伤心者》改编为电影，就将涉及爱情的情节全部删除，并没有改变作品的感染力^①。

⑧北京电影学院08级本科生钱添添将何夕《伤心者》拍成电影《孤者定律》，见<http://videosina.com.cn/v/b/77247294-2772282741.html>。

何夕作品的可贵处在于,他借用了英雄主义的叙事传统,在90年代后多元文化背景中,思考了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个人面对被科学和技术深刻改变的社会现实,应当进行的何种追求。不论是被迫卷入科技时代的平民,还是主动追求知识之美的学者,都坚持着自己深信的道德准则,不论这种坚持成功与否,科技时代的复杂性都被充分展现:抽象科学理论构造的神奇平行世界想象、科技与政治紧密交织的集权社会、科技与资本融合造成的贫富分化和研究方向的选择……何夕用他丰满的人物将个体对于当下科技时代的感受和思考充分描绘了出来。不仅对于主流文学关于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当下中国应当如何书写英雄形象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更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今天科学、技术与社会复杂关系的认识。

何夕的科幻创作仍然在进行过程中,作为重要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强烈的个性表述和

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与主流文学相互参照补充,应该得到理论研究的重视。

参考文献

- [1] 董仁威.中国言情科幻第一人——何夕评传[EB/OL]. [2012-02-3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a22af0102dvgm.html.
- [2] 严锋.创世与灭[J].南方文坛,2011(5):73.
- [3] Isaac Asimov. The Gods Themselves [M]. Spectra, 1990.
- [4] 史蒂芬·巴克斯特.猎户座防线[J].邵莉敏,译.科幻世界,2003(3):46-61.
- [5] 何夕.六道众生后记[M]//达尔文陷阱.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 [6] 何夕.天生我材[M]//人生不相见.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 [7] 何夕.爱别离[M]//人生不相见.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 [8] 何夕.伤心者[M]//人生不相见.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谢小军)

观点

观光农业中的农耕文化展示功能

观光农业是一种休闲旅游产业,其主题是农业,一般围绕农业的观光和农业产业的系列开发为重点,结合休闲旅游的经营策略,来提升农业的旅游价值和农产品自身的附加值。同时,为城市居民和学生提供一种全新的旅游环境和休闲方式,提高都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品位,改变学生认知社会和学习农业科技的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协调发展。因此,观光农业园的功能设置一方面要满足和保持农业的主体特色和经营项目,同时要导入作为一个旅游项目开发的诸多必备功能。

观光农业中可充分利用实物展示、作物种植、景观塑造和体验项目设置等手段,通过实物、景观和情景复原的形式展示我国的农耕文化。展示的内容上可分为农耕思想意识文化、农耕器用实物文化和农耕典章制度文化,三方面的展示融于一体。总之,观光农业中的农耕文化展示主要有三类。首先,实物形式,如农具、古代农用器具、水车、农作物、农产品加工器具(如石碾等)等,此种形式直观、真切、感性且易于理解;其次,是景观塑造,如农耕场景、狩猎场景、农户起居场景等,使人浮想联翩;最后是展板、音像、宣传材料等。三类展示形式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在展示布局与设计上需要整体构思和规划。

观光农业将农耕文化展示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寓教于乐,休闲旅游中使心灵认知得以提升。农耕体验、五谷作物形态认知、种植制度(轮作、套作和间作、绿肥等)展示、涉农典故与传说的场景设计、生态农业理念宣传、农时观念等都是农耕文化展示的基本内容。这些展示形式与现代农业科技融合,更能吸引游人的眼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刘文科)